

目 錄

自 序 | *iv*

當今樂壇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004
柏林德意志歌劇院		014
紐約大都會歌劇院		023
巴黎巴士底歌劇院		031
Renée Fleming 在香港		038
我在 Riga 聽到了 Elīna Garanča		042
馬林斯基劇院在東京		047
2016 年柏林音樂節		060
柏林愛樂管弦樂團森林音樂會		066
香港管弦樂團與 Sol Gabetta		071
朗朗香港獨奏會 (2002)		077
陳薩與李斯特的鋼琴奏鳴曲		081
香港管弦樂團與王羽佳 (2015)		084
王羽佳與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三協奏曲 (2014)		088

王羽佳與三藩市交響樂團 (2012)		091
Maria João Pires 在香港		097
巴黎和柏林的芭蕾舞		107
Cojocarú 的《吉賽爾》		114

我的歷史舞台

倫敦聽樂十年誌		122
十二年倫敦賞樂拾遺		127
到倫敦聽 Horowitz 的現場		139
魯賓斯坦的最後一場音樂會		146
俄國鋼琴大師歷赫特		151
Cecilia Bartoli 在琉森		163
“三大”男高音在東京		168
高 C 音不再的巴筏諾堤		171
Kiri Te Kanawa 獨唱會		176
Jessye Norman 與港樂團		178
Joan Sutherland 在香港		181
Kathleen Battle 的精彩獨唱會		183
一場令人傷心的音樂會		188
Katia Ricciarelli 在香港		192
拜萊特瓦格納音樂節		195

不一樣的賞樂經驗

《命運之力》在大都會		204
------------	--	-----

羅馬浴場廢墟的夏季歌劇節		208
Ken Russell 有意離譜的《蝴蝶夫人》		212
歌劇和野餐		217
水都 Evian 的音樂節		221

弦樂之音

小提琴家的今昔		226
穆洛娃對張永宙		231
大提琴巨匠 Rostropovich		233
馬友友		236
Dumay 與 Pires 的音樂會		238
奏鳴曲的藝術		240
Isaac Stern 音樂會		242
Gidon Kremer 和 Schnittke 的協奏曲		244
結他的皇族		247

管弦樂現場

管弦樂團		254
我們聽音樂的聖殿		269

跋 “文化城市”的音樂現場		279
---------------	--	-----

自序

我現場見證了近半世紀音樂演出的歷史

這本書的內容，可以說是我聽樂接近半世紀的一個記錄。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賞樂之餘一直時斷時續的寫樂評在香港發表，這裏搜集了一些今天仍然能找到的文字記錄，我從魯賓斯坦 (Artur Rubinstein) 和荷洛維茲 (Vladimir Horowitz) 聽到王羽佳，從七十年代聽到 2017 年。不幸在這長達 40 多年的日子裏，我也曾有很多聽而不寫的日子，更不幸的是那段日子我在倫敦工作，其實正是頂尖大師活躍着、我聽音樂最多的日子。我非常希望重拾當年的現場回憶，Nilsson、Leotyne Price、Milstein、Oistrakh、Francescatti、Serkin、Arrau、Carlos Kleiber，甚至 Stokowski 都依稀在我的記憶裏，但詳情已因當年沒有寫樂評而日久淡忘了。

音樂文獻林林總總，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樂評，我最喜歡寫樂評，也最喜歡看別人寫得好的樂評！樂評不光是對一場演出的一項記錄那麼簡單，它能把一個音樂家的演出重新活現在我的腦海裏，永不過時。今天誰都知道荷洛維茲的傳奇，不幸的是年輕的一代聽不上他，那麼荷洛維茲的傳奇是怎樣的呢？只有看書，看吾友邵頌雄教授或 Harold Schonberg 等的著作，看當年的樂評的

記載。唱片提供了重要的記錄，朗朗和王羽佳恐怕也只有這樣才能聽得上“師公”，但樂評文字仍然是一個音樂家處於他人生某階段的一個最忠實的記錄。唱片可以修改永不彈錯，但現場演出記憶永存。對音樂演出的文獻來說，樂評至為重要，永不過時。

從很年輕的日子（中學時代）我便聽音樂會，我聽了幾近半世紀的古典音樂現場演出，不但在香港，也聽遍全球，我成了世上幾乎所有著名音樂廳的座上客，不但在紐約倫敦巴黎，近年甚至曾到里加（Riga，拉脫維亞的首都）、巴勒迪斯拉瓦（Bratislava，斯洛伐克的首都），我不但曾入席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劇聖殿，甚至在七十年代到過拜萊特瓦格納音樂節（Bayreuther Festspiele），看克拉巴（Carlos Kleiber）露頭角指揮《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底》（*Tristan und Isolde*），也許我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在香港大會堂聽過魯賓斯坦，而我的第一場現場聆聽的交響樂演出是洛杉磯愛樂團，華倫斯坦指揮，在旺角當年的舊伊館，那時還沒有大會堂或紅磡體育館，香港的音樂會多是在港大陸佑堂或利舞台演出的！

對於這許多歷史，我仍有一些印象，記得是洛杉磯愛樂團的演出發出的“爆棚”聲音令我為之震撼，是引領我聽音樂，甚至寫樂評的遠因。其實電影的引薦作用更大，因為電影是更普及的媒介，年輕時我看了一部叫 *The Magic Bow* 的電影，港譯為《劍膽琴心》，講柏格尼尼的故事，令我對小提琴音樂着迷，該片可說才是我的音樂啟蒙，幕後演奏者是曼紐軒（Yehudi Menuhin）。30年後我有機會在倫敦見過曼紐軒，我為此對他致意。很多電



當今樂壇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Parsifal, Der Rosenkavalier

回顧 2015 年的“音樂記憶”，難忘的是四月初我專程到維也納去，一連三天都看到好戲。純從音樂的觀點論演出，也許都算不上絕對難忘，到底我有幸聽過 Nilsson 配 Böhm 和配 Carlos Kleiber 的兩場 *Elektra*，可是天天連接着到金碧輝煌的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去“上班”看戲，本身就會是難忘的記憶，使我想到年輕時我就曾出席過拜萊特瓦格納音樂節（註：香港譯華格納，在此從人多勢大的中國譯名）。其實令我難忘的是歌劇院那種氣氛，儘管這樣的感覺多半出於我主觀的 Devotion。

我曾遍訪全球頂尖的偶像級歌劇院，年輕時到了維也納怎也要想辦法進去看一場戲。維也納的國家歌劇院（Wiener Staatsoper）是歐陸唯一我曾買過站票，站完一場《紐倫堡的名歌手》的劇院。那不是因窮（儘管那時也確實偏於窮），是一票難求。下午四時在劇院排站票，買了票進場站到半夜，今天的記憶是溫馨多於辛

苦。那年還沒有互聯網，那能像這次網上選座買票？當年仍用郵政，只能到了才去找票。我唯一書信買票的情況是去看瓦格納音樂節的那次，一切憑郵件溝通，座位是主辦者配給的。

今天我達致了我的人生歷程勉強尚可自我安慰的一點：我看遍經典劇院，唯一未看過的只是 Teatro Colón。其實我曾四次到過布而諾斯艾利斯，可是都是夏季休息的時間。維也納 Staatsoper 是我的首愛劇院，超越紐約大都會、巴黎 Garnier、米蘭斯卡拉，和倫敦高文花園。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特別追德國範疇，如果這樣說，維也納和也許加上慕尼黑的劇目最適合我。維也納劇院富麗堂皇，可是豐儉由人：它有特多站台位，把大堂閣層通常用作皇室包廂的位置用來做站席，而且每層樓的後面都是站席，最佳位置先到先得。就在這位置前面的一個座位，可達 300 歐元。歌劇應普及，不是上流社會的消閒去處。

對我來說，因為到訪已多次，維也納對我的觀光價值早已消化了，我專程來，是因為在連續的三天裏，他們演的是 *Elektra*、*Parsifal* 和 *Der Rosenkavalier*，而更重要的是，三場演“劇名角色”的主角分別是 Nina Stemme、Johan Botha 和 Elīna Garanča，都可說是當今歌劇壇這三個角色的最著名演繹者！所以，當我看到這樣的陣容時，我馬上上網訂座！

我到那天天氣仍然寒冷，我中午經歷接近 15 小時的飛行到達維也納，不惜帶着 7 小時時差的不適，下午在酒店略睡就趕往劇院。那天我沒有買票，原因是我當日從亞洲直達，不但時差會影

響我的欣賞，也怕飛機轉接有失誤。我知道，維也納歌劇院的演出大都在戲院外面電視直播，而且安排了幾排座位，免費的。當時因為睡魔壓迫，打算看看就算了。結果看了一會還是走不了，總得看兄妹相認的一場罷？哈哈，音樂就是有這樣的魔力，我走不了。結果我在並非高度傳真的音響，配合車輛的交通聲，看畢了全場。這樣的免費安排不會令人因而不買票：要不是因為剛到的疑慮也實際一票難求，我願意花 200 歐元坐在劇院裏。最難得的是儘管倫敦也有免費的直播，但好久都不做一次，做了會宣傳。由此可見，維也納的歌劇文化在英國之上，那裏的觀眾也免不了有遊客，但不像倫敦有很多拍錯掌的觀光客。



劇院外直播

Nina Stemme 大名鼎鼎，她的雄厚的女高音，儘管只是室外看電視，也顯露無遺。是的，室外看電視聽不出真的音色，但在 Recognition Scene 她拉長唱“Oreste”一字時的高音控制，是無懈可擊的。哈哈，我捱冷站完全場，為的是想證明 Nina Stemme 是否值得她的聲譽。她是當今最好的戲劇重女高音。也要說，要不是站在寒風中不斷瑟縮，在劇院裏我恐怕不敵 Jetlag！後話是後來我有機會在柏林聽到她，見下文。

《帕西法爾》*Parsifal*

.....

第二場 *Parsifal*，我買的是池座偏兩邊廂座的第一排。這選擇有道理，因為我認為“聽 *Parsifal* 的耳朵”應當主要是聽管弦樂，而我的座位就在樂團的上面，音響效果好到無倫！次日我看《玫瑰騎士》坐大堂前中，音響效果遠不及。要知道，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管弦樂團，是維也納愛樂社提供的。而這一直是我認為在維也納歌劇院看戲是“世界第一”的一個因素：一張票不但看了最高水準的歌劇（這裏的製作永遠一流，因為票價夠貴而觀眾多），也可說聽到了 Wiener Philharmoniker 的聲音！

Johan Botha 是當今最著名的“英雄男高音”（Heldentenor），但他的英雄氣概很大部分來自他“超雄偉”的身形：有這樣的體魄才能發出這樣的音量，但從看戲的角度說，這個當今舞台上最胖的歌手，演戲既動作遲鈍也木無表情，是最劣的演員。不過，看瓦格納目的是聽不是看。我聽到了當今最著名的英雄男高音了！



Angela Denoke 演 Kundry 不過不失，而導演需要她賣弄點色相，儘管這點非她的強項。這個演出我能得到音樂上的高度滿足感，儘管我對此劇的新潮製作未能苟同。

今天的歌劇製作，常常為了追求不同的視覺效果，為了“與別不同而求異”。服裝用時裝（紐約大都會的 *Macbeth* 亦然），古裝單是武士盔甲的置裝費就會很貴，我認為節省成本可能是“時代現代化”的一個因素。但我最看不過眼的是，花女 *Flower Maiden* 的一場景不在草原，而是在一個類似妓院的紅燈客廳，羣芳向大胖子獻身，最好笑的是最後 *Parsifal* 請出聖劍，那是一條用乾電池發電的圓形大光管！也要說昨天的 *Elektra* 是很傳統的製作，但仍免不了賣弄，有裸女不必要的出現。不過，不要緊，我看 Wagner 和 Richard Strauss 百分之九十是聽：歌手走音必然令我生氣，台上怎麼演不重要（Bonus 是看這裏的 *Parsifal* 和 *Elektra* 台上竟有美女的“驚鴻一現”，想不到啊）。

《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

.....

《玫瑰騎士》一劇的演出者，除了享維也納 *Kammersängerin* 最高聲譽的 *Elīna Garanča* 外，*Martina Serafin*、*Erin Morley* 和 *Wolfgang Bankl* 分擔要角，是 *Otto Schenk* 的老實製作，不過第二幕的佈景也有些賣弄創新。指揮者是昨晚的 *Ádám Fischer*，一連兩晚指揮“最長的戲”，辛苦啊！



我期盼看的是 Elīna Garanča：上次在 Riga 聽她的 Gala Concert (見下文)，也許期望過高而略感失望：聲望這樣高的歌手，演出即使不錯也會令我覺得 below expectation。但憑這場演出，我是滿意的。其實此劇最重的角色應是 Martina Serafin，她的演出雖無驚喜也全無差錯，相信她是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駐團主要演員。Wolfgang Bankl 是著名的史特勞斯歌手，Erin Morley 的 Sophie 不能說很好，可以更輕盈流暢，但也無差錯。管弦樂一流，這些都是意料中的高水平，這水平在大多數其他著名國際歌劇院之上。

此劇的製作是傳統的，佈景華麗但不誇張，不致因台上太荒唐而影響我的聽覺欣賞。現在真怕看到莫名其妙的新潮製作。不過，今次高踞大堂中席的昂貴座位，卻發現音響和視野都不太理想。下次我會選擇。

這次到維也納無甚旅遊要求，去得太多了，但看了好戲，此行就可堪回味了。

Wiener Philharmoniker 的古本韓德爾

.....

我到維也納之日剛好維也納愛樂團有音樂會，而我買到票。這場音樂會不在金色大廳，在 Theater an der Wien。全韓德爾節目，上半場奏 G 大調大協奏曲作品 6 之 1，水上音樂組曲 3 及組曲 1，下半場是 *Il Delirio Amoroso*。指揮是女指揮家 Emmanuelle

Haïm，女高音獨唱 Lenneke Ruiten。

這不是賣座的節目，賣個滿堂紅也許因為樂團又是所謂“世界最著名”的樂團。

但這場音樂會是古樂編制，登台樂師不足 30 人，用了好幾件古樂器，Haïm 坐在鍵盤樂器上指揮。可也得這樣說，雖然是 Wiener Philharmoniker，卻聽不到正規的維也納愛樂。十多把提琴也發不出 VPO 的溫厚音色。

我喜歡的韓德爾是現代管弦樂編制的，不喜歡復古，尤其古本的 *Water Music*，沒有 Harty 及其他近代編本的氣勢。其中著名的詠嘆調 (Air) 連節奏都不同，使我說偏見認為這個最美旋律也完全失去美感。我當然早知如此，但總是 VPO 啊，碰上了不能不聽。事實也是那天國家歌劇院有演出，維也納愛樂的大半團員都在那裏上班去了。倒是下半場的 *Il Delirio Amoro* 我是初聽，而這音樂不需要現代編制。荷蘭女高音 Lenneke Ruiten 的外貌比她的唱功漂亮，高音有點壓力。

於是我想，堂堂柏林（見下文）與維也納的兩大 Philharmoniker 也不過如此，技術上不比香港管弦樂團出色。我在國泰航班上看了港樂團在維也納金色大廳音樂會的錄影，Prokofiev 第五呈現了最高的技術水準，不輸給任何樂團。一定要挑世界之最的話，我認為也許最好的管弦樂團，是阿姆斯特丹音樂廳管弦樂團（范志登也是這樂團訓練出來的）。

